



艺苑论剑

□李清宇

在体育题材电影中，故事往往围绕胜负展开：失败、训练、再比赛、最终胜利。这种结构已经被反复使用，甚至观众几乎可以预判每一个转折。《至尊马蒂》显然没有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它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比赛结果，也没有刻意构建复杂的情节结构，而是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个地方——节奏。

整部电影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持续不断的速度感。可以说，《至尊马蒂》并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电影，而是一部由节奏驱动的电影。影片没有聚焦于传奇色彩，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创作方式本身。这种选择，使整部电影呈现出一种非常明确的特征——风格的高度统一。它并不强调人物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过程，也很少通过长时间的准备段落去铺垫关键比赛。影片更关心的是人物在运动中的状态，因此，故事往往以连续的行动展开。马蒂想尽一切办法筹钱去参加世界大赛，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尝试，这些内容被安排成一连串紧密相连的事件。情节之间很少停下来解释原因，而是让人物不断进入新的环境。这种叙事方式带来一个明显效果：电影始终处在运动之中。

故事因节奏保持动力

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被详细分析的人物，而是一个不断行动的人。马蒂的形象正是在这种连续行动中逐渐形成的。影片很少通过回忆或旁白去解释他的过去，而是让他在比赛与交往中显现性格。这种处理让故事显得非常直接，也让人物保持一种始终向前的动力。

影片的导演萨弗迪在过去的作品中就以紧凑节奏和强烈现场感著称，《至尊马蒂》可以看作这种风格的一次集中呈现。影片中出现的几场比赛，也体现出相同的处理方式。导演并不刻意展示复杂技术，而是让比赛成为叙事推进的一部分。比赛往往开始得很快，结束得也很快，重点不在细节，而在连续发生的行动。观众看到的不是完整的技术展示，而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竞技氛围。通过这种方式，电影把比赛与人物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使整个故事充满流动的感觉。

在演员表演方面，影片同样保持了这种直接感。饰演马蒂的演员提莫西·查拉梅在角色处理上强调行动与速度。人物经常处在移动之中，说话语速较快，情绪表达也比较外放。这种表演方式与影片整体节奏保持一致，使人物充满活力。观众在观看时，很容易被这种持续的运动状态带动，从而进入影片所营造的节奏之中。观众在观影结束后，也许不会记住所有细节，但能够清楚感受到电影一直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从街头球桌到更大的赛场，从一次比赛到下一次比赛，故事像一条不断延伸的轨迹，没有偏离，也没有停顿。

《至尊马蒂》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多么复杂的故事，而在于它以非常明确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创作。影片把叙事、节奏和人物行动结合在一起，使整部电影保持一致。这样的统一，使它在众多体育题材电影中显得格外鲜明。

(作者为山东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疯狂追梦人

提莫西·查拉梅主演的电影《至尊马蒂》近日上映，讲述鞋店店员马蒂为了脱离平凡人生而努力拼搏，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故事。出身底层，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的马蒂拥有非凡的乒乓球天赋，他一心想要通过夺得乒乓球锦标赛的世界冠军来证明自己，在偏执与失控的人生赌局中孤注一掷。影片凭借手持镜头的独特质感，将主角在追梦路上的狼狽与坚韧表现得淋漓尽致，诠释了一场关于梦想、野心与人性的博弈。

“甜茶”用极致表演完成突破

□张令宇

电影《至尊马蒂》中，被称为“甜茶”的提莫西·查拉梅彻底跳出了大众熟知的文艺少年舒适圈，以极具冲击力的表演，完成了从清新银幕形象到偏执乒乓狂徒的华丽转型。将主角马蒂的复杂与纯粹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影片最核心的艺术亮点。

马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励志主角，他偏执执拗、行事乖张，为了奔赴赛场有着近乎疯狂的执念，甚至有着诸多不完美的行事选择。创作者没有刻意美化人物的棱角，也没有为其套上完美的光环，而是直面人物的复杂性，将他的孤勇、狂热与赤诚完整呈现。正是这种塑造方式，让马蒂脱离了扁平的符号化形象，拥有了触手可及的血肉与温度。

提莫西·查拉梅的表演，是撑起这个复杂人物的关键，而这份精彩演绎的背后，是他近乎极致的投入与付出。自2018年接到邀约起，查拉梅便开启了全方位的乒乓球训练，在世界各地拍摄其他影片时，他会在当地支起乒乓球桌坚持练习，更是搬空家中客厅，专门用于训练，这份坚持为他的表演奠定了扎实基础。在肢体表达上，演员将长期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融入角色，赛场

之上的挥拍、站位、眼神紧盯球路的状态，都还原得真实可感，每一次挥拍都透着人物对这项运动的极致痴迷。赛场之下，他用紧绷的肢体、急切的步态，精准传递出人物不甘平庸、一心逐梦的偏执，让人物的性格通过肢体自然流露。在情绪与细节把控上，查拉梅精准拿捏了人物癫狂与脆弱的平衡：伦敦赛场失利时的不甘与愤懑，被资本操控时眼底藏不住的屈辱，抛开一切为尊严而战时的专注赤诚，都通过细腻的微表情与台词节奏传递出来。他没有用夸张的表演刻意凸显人物的偏执，而是在细节中藏住情绪，让人物的狂热与纯粹相互交织，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滚烫。

从文艺少年到偏执乒乓狂徒，提莫西·查拉梅用极致的投入与精湛的表演完成了自我突破，也让马蒂这个人物成为银幕上独具魅力的形象。《至尊马蒂》凭借对人物的真诚塑造与演员的精彩演绎，证明了人物创作的核心在于真实，表演的魅力在于共情。这部影片不仅是一次精彩的类型片创作，更是一次人物塑造与表演艺术的成功探索，为真人传记片的创作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优秀范本。

(作者为山东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唐煜凯

作为一部瞄准颁奖季的体育传记片，《至尊马蒂》顶着“想赢的心，此刻已到达巅峰”的宣传语，提前点燃了观众对热血竞技的期待。影片在150分钟的篇幅里，本应在乒乓球竞技的框架里，完成对个体野心与虚妄的描摹，却因核心主题被无意义的支线与刻意的狂躁风格不断稀释，最终沦为了一场缺乏落点的情绪狂欢。

影片故事本应围绕马蒂从鞋店店员到冲击世界冠军的历程展开，却塞入了大量与竞技主线关联薄弱的旁支内容：中段长达二十分钟的“寻狗奇遇记”里，马蒂为找回黑帮大佬的宠物辗转于纽约街巷，最终以一场与主线毫无逻辑关联的枪战收场；他与瑞秋、过气女星Kay Stone的情感纠葛，以及为凑齐参赛经费周旋于财团的戏份，也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些情节看似丰富了马蒂的生存境遇，却不断打断乒乓球竞技的核心节奏——当观众刚被赛场的紧张感抓住注意力，就被突然插入的寻狗、骗钱等情节拽离，原本应聚焦的“野心与挫败”主题，被这些琐碎的奇遇不断消解。更关键的是，多数支线既未对马蒂的性格形成有效补充，也未推动核心冲突的升级，只是为了维持影片的“狂躁感”而存在，让整个叙事变得臃肿且涣散。

刻意的视听风格滥用，进一步消解了情感与主题的表达。导演萨弗迪延续了《原钻》《好时光》的标志性手法：手持摄影的剧烈晃动、工业噪音般的配乐、高密度的快剪台词，试图营造出马蒂内心的焦虑与偏执。但这种风格在《至尊马蒂》里走向了过载：赛场内外的镜头始终保持着近乎眩晕的摇晃；乒乓球比赛的关键回合，本该通过镜头语言凸显竞技的张力，却被频繁的跳剪与噪声掩盖，让观众难以感知到运动本身的魅力，更无法共情马蒂在赛场上的挫败与不甘。这种视听设计的初衷或许是外化主角的精神状态，但过度的压迫感让观众始终处于疲惫的情绪里，既无法静下心来理解马蒂的野心来源，也难以触碰到影片想要探讨的内核。当所有情绪都被视听推着走，主题的深度自然无从谈起。

更值得商榷的是，人物动机的悬浮让核心表达失去了依托。影片始终强调马蒂是所谓“天选之子”，却从未清晰铺垫他对乒乓球的热爱从何而来：我们看不到他为了练球付出的汗水，看不到他对这项运动的纯粹执念。他的野心更像是一种空洞的自我标榜，而非有迹可循的信念支撑。与此同时，配角的功能性也过于单薄：瑞秋的存在只是为了触发马蒂的嫉妒，Kay Stone则是他跻身上流的跳板，就连赛场对手远藤，也只是个符号化的“技术碾压者”，缺乏与马蒂形成精神对抗的可能。这种人物设计让马蒂的行为逻辑变得可疑，观众无法理解他为何愿意赌上一切去追求一个从未被真正热爱的目标，更无法共情他在失败后的崩溃，最终让影片的主题表达变成了悬浮在空中的呓语。

从创作角度看，《至尊马蒂》的问题并非风格的对错，而是形式与内容的失衡，忽略了传记片最核心的情感连接与主题落点。当所有的技巧都在为“狂躁”服务，当所有的情节都在为“焦虑”让路，原本应被聚焦的个体野心与时代命题，反而被淹没在一片嘈杂之中。这或许是影片想要的“反类型”突破，最终呈现的效果，却是一场让观众疲惫且迷茫的观影体验——我们记住了提莫西·查拉梅歇斯底里的表演，记住了那些晃动的镜头与刺耳的声音，却唯独记不起，这部影片到底想要说什么。

(作者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场缺乏落点的狂欢